

论敦煌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 的文学成就

束景南, 郝永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敦煌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尽管是一部佛经, 却表现出突出的文学成就: 首先, 它有着故事情节上曲折、离奇、矛盾冲突激烈的文本呈现; 其次, 它运用了诸多方法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 再次, 它较大文学成就还表现在魔幻、再现创作方法的圆融运用上。因此, 它已经是超越了一般意义的佛经而成为一有着传奇色彩的叙事文学作品了。而它的文学成就又有着佛教文学、敦煌文学和我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敦煌本; 孝顺子成佛经; 文学成就

中图分类号: B9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2X(2006)06-0132-05

收稿日期: 2006-07-15

作者简介:束景南(1945—), 男, 江苏丹阳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思想史。

郝永(1973—), 男, 河南永城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1](下简称《孝顺子成佛经》; 下引本经原文, 不再标注具体页码。)又名《孝顺子应变破恶业修行经》、《银蹄金角犊子经》, 约于南北朝末年或隋朝初年译出, 译者不详, 由于被判为疑伪经, 故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而亡佚。敦煌本可能抄写于晚唐早期。^[2]幸运的是, 这部佛经叙事文学作品, 伴随上世纪初敦煌宝藏的被发现, 埋没了一千多年后终于重见天日。

《孝顺子成佛经》尽管前残, 但所存内容大体完整。该经纯粹是一情节离奇曲折, 感人肺腑的传奇故事, 讲的是栴陀罗颇黎国王太子和他的生身母亲, 遭到父王另外两个妻子的嫉妒而受到迫害。王子以牛犊之身逃亡国外, 母亲被打入磨房遭受苦难。最后, 王子历尽艰险, 终于救母于水火并惩罚了恶毒的二后。

遗憾的是, 关于这部作品的研究成果目前还很寥寥且都侧重在语言学方面, 而其文学上的意义和价值却被长期忽略。实质上, 它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佛经, 而成为一部较有成就的叙事文

学作品了。

一、文本的纯故事情节性

《孝顺子成佛经》的叙事文学作品特质, 首先表现为文本上曲折、离奇、引人入胜的纯故事情节性。关于情节, 黑格尔认为, 它应该“表现为动作、反动作和矛盾的解决的一种本身完整的运动”^[3]。可见, 黑格尔主张好的情节要有激烈的矛盾冲突。而《孝顺子成佛经》恰恰具备了这方面的要求。整部作品的情节是围绕太子救母这一主题在若干具体、典型环境(场景)中展开的。这些典型场景包括屠儿坊、选亲场、舍婆提国王庭、金城国现形场、父国磨房、父国王庭等。

屠儿坊一场, 体现了义与利的矛盾冲突。栴陀罗颇黎国国王为了满足二后吃掉心肝以疗病的欲望, 命黄门把太子变化的牛犊带到屠儿坊执行死刑。在生死存亡关头, 牛犊口吐人言: “我非是犊子……卿莫杀我……我做国王之时, 使卿金

百金……。”这样以来，却使得屠儿陷入了两难抉择的激烈矛盾之中。杀了王子，自己失于“义”而成为罪恶的帮凶，放了王子，自己会因为失职而被处死。最后，屠儿选择了正义，他说：“我今为卿身死，不得杀卿。”王子终于从屠刀之下逃生并参加了舍婆提国王女的选亲大会。

选亲场是情节发展的重要一幕，体现了世俗与脱俗德操的冲突。美貌脱俗的舍婆提国王女，秉持“共活之人，会是贤德之人”的择偶标准，不可思议地选中牛犊之身的王子，但是这一极端违反常理的因缘却埋下了灭顶之灾的种子。世俗与脱俗的矛盾终于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绝大多数舍婆提国臣民不能接受一国之女嫁与畜生的事实，并认为有辱国家形象，他们嘲笑国王道：“一国之女，嫁于牛犊。听损邦国，宁有此！”在舆论的逼迫下，舍婆提国王决定处死王女夫妇以平息风波。矛盾冲突又一次把王子推到了生与死的十字路口。结果，由于帝释的现身他终于又逃过一难。

发配外国（实际上是自己的本国）是有过渡意义的一场。这一场是自救的结束和救母的开始。返回本国金城国后，王子没有辜负美丽贤德的妻子而化回人身。夕日的牛犊原来是一英俊洒脱、精干睿智、宽厚仁慈的王子、国君。此后，故事进入第二阶段——救母阶段。

现形后的王太子，第一个重大举措是去父国探望生母。具体场所是母亲受苦难的磨房。这一场体现的是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王太子夫妻二人看到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头戴石五升麦，来向磨房中”的母亲后，有非常情绪化的表现：“太子不忍认母，眼中泣泪。手提马鞭，拨母头上，麦翻在地。”但是，历经变数的王子已经相当的成熟和理智，他并没有立即认下母亲，因为他清楚地懂得，这样做会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致使救母大事功败垂成。最后王子的理智战胜了情感，他“眼泣血，气塞吞酸，……轻马还国。”

王子探望母亲回本国后，立即会合两国（金城国和舍婆提国）之兵讨伐父国并取得军事上的

胜利，这就使得救母事业的成功处于有利地位。

最后一幕是父国王庭，这一幕的矛盾冲突集中在王子和其父王对待二后的不同态度上。后者主张严惩：“与一人唤取一百力士，二人唤取二百力士，……据此二后，作其段数。”就在即将行刑的关键时刻，“太子畏煞二母，口中告佛。”仁厚的太子宽恕了二后。

总之，文本上纯粹而完整的情节且有剧烈的矛盾冲突，是《孝顺子成佛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佛经而成为一叙事文学作品的最大特点。

二、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

《孝顺子成佛经》（约四千字）作为一部叙事文学作品，其另一重要特点，是其一系列生动、鲜活人物形象（约十人之多）的塑造和其多种塑造手法的运用。

（一）关于《孝顺子成佛经》所塑造的人物形象

《孝顺子成佛经》所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当然是栴陀罗颇黎国王太子。而王太子形象之所以鲜活，在于他内在的品德和外在表现的合理统一。

王子最重要的品德就是他感天地，泣鬼神的孝。他之所以会变为牛犊以奉心肝于二后，是为了挽救善良的生母；父国磨房探母，是他携妻回国后的最重要行动，文中描写他见到生母时的情状：眼中“泣泪”、“泣血”；为了救母，他不惜对父国采取军事手段。此外，即使对待昏懦的父亲，王子也能恪尽孝道。当他以军事手段迫使父国屈服后，为了避免接受作为战败国代表的父亲向自己行跪拜礼而违背孝道的尴尬，特意做了安排：“我父见我往到，……必向我跪。此是我父，不合跪我。一厢十人，两厢二十人，走往捉置，勿听跪也。”除了孝道之外，宽厚仁慈也是王子品德之重要一项。如结局的父国王庭一场，当真相大白后，栴陀罗颇黎国王主张以“刀锯馐煮”来残酷惩罚二后时，王子却主张从宽处理。

正是这些内在品格，决定了王子即使化为一

头牛犊，人们依然能够接受它的外表。而他变化回英俊洒脱的王子之后，就越发显得光彩照人。

《孝顺子成佛经》所塑造的另一成功人物形象，是舍婆提国王女（即王子夫人）。文中描写了她的绝色美貌：“面如月满，端严无比，世间希有……”。就这样一位高贵、美貌的公主，其竟然不可思议地抛却众多“仆射、高良贵子、守令之家、方伯子孙”而选择一头牛犊作为配偶。理由是：前者“虽可有形貌，面目似人，”但却“腹中无德”。选中一头牛犊作为配偶，并非王女的一时冲动。当她遭到国人嘲笑而面临抉择时，毅然选择了“千里从夫”，忍痛离开故国。可见，王女既有倾国倾城的容颜，又有高尚纯洁的品行，是一个百分百的窈窕淑女形象。

除了王子夫妇之外，《孝顺子成佛经》里的人物还有见义勇为的屠儿，善良、忍耐的太子母，妒忌、贪婪、毒辣的梅陀罗颇黎国二后，昏懦、平庸的梅陀罗颇黎国和舍婆提国的两位国王等。

（二）《孝顺子成佛经》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的运用

1.《孝顺子成佛经》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首先表现在人物语言毕肖人物德性的口语性上。如父国王庭一场，王太子母子相见时，王子的那番感人肺腑的言语：“阿娘，由于子五逆不孝，致使阿婆如许辛苦。阿婆！阿婆！”活脱脱一位至诚至孝的人子声口！还有，当舍婆提国国王向女儿征求其对婚姻的观点时，女曰：“王若配，会是贤德之人，女便共活。”言外之意，对方如果不是“贤德之人”，便不“共活”。短短十三个字，读者眼前仿佛站着一位贤德任性的帝室公主。本文语言上的口语性特点，是得到学界公认的。如方广钊和日人斋藤龙信都指出此经的口语特色极为鲜明，梁晓虹也有关于这一点的专文论述^[4]，此不赘言。

2.动作描写也是《孝顺子成佛经》塑造人物形象时所运用的重要手法。还是在父国王庭母子相认一场，当王太子看到殿下走来的母亲时，文中写到：“太子……狼犊下殿，走抱母头，捉臂啮

指，称天大哭。”王太子迅速地跑下殿去，抱住母亲的头，抓住母亲的手臂，悔恨地咬着自己的手指，呼天喊地地号啕大哭。仅仅十六个字，连用了徬、下、走、抱、捉、啮、哭七个动词，把历尽艰辛终于母子团聚后，王太子的一腔情感，突然如江河决堤般爆发的场景展现在我们面前。简直可谓是神来之笔！

可见，无论是一系列成功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是塑造手法的运用上，《孝顺子成佛经》都堪称一部当时不可多得的佛经叙事文学作品。

三、多样的文学创作方法

作为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孝顺子成佛经》的文学性还表现在一些文学艺术创作方法的运用上。具体有：创作方法上魔幻和再现的有机融合；表现手法上的反衬法，叙述上的“比兴”手法等的运用。

（一）创作方法的运用。

1. 魔幻法

《孝顺子成佛经》的魔幻创作方法，主要表现为太子和帝释的多次不可思议的变化上：当二后提出要吃太子心肝时，太子变化为牛犊；当屠儿要杀牛犊时，牛犊又可以口吐人言；当舍婆提国王女选中牛犊作配偶时，牛犊还与王女饮酒交杯；当王子夫妇共返金城国后，太子又应妻子的要求，由牛犊变回俊美、洒脱、光彩照人的王子。此外，帝释的三次变化现身，也表现了《孝顺子成佛经》的魔幻性：第一次，当屠儿在是否杀太子上面临抉择时，它变做黑狗，使得矛盾得到解决；第二次，当舍婆提国王因为遭国人耻笑要处死王子夫妇时，它变化为智臣给国王支招，避免了一场惨剧的发生；他的最后一次变化是“猛风”。

2. 再现法

《孝顺子成佛经》魔幻创作方法的运用并不是杂乱无章、毫无根据的胡编乱造，而是和作品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再现相互依存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也是人们“用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

和社会形式本身”^[5]。

《孝顺子成佛经》的再现性的突出表现是，作品中大多数人物形象都有现实生活的原型。如王太子形象的原型是生活中的孝顺子；王子妇形象的原型是生活中贤惠、执着的妇女；太子生母形象的原型是生活中善良、忍辱负重的女性；栴陀罗颇黎国二后形象的原型是现实生活中恶毒的妒妇；两个国王形象的原型正是现实生活中昏庸、懦弱的君主；而屠儿形象正是现实生活中淳厚、善良、有正义感的下层民众的写照。再者，其再现性还表现在文中故事发生的场景上。《孝顺子成佛经》尽管是一部佛经，但其主要场景却不是域外仙界和西天佛国，而恰恰是世俗之人的生活场所：如屠儿坊，两个主要国度的王室宫殿，太子生母受难的磨房等。

（二）表现手法的运用

《孝顺子成佛经》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某些表现手法如反衬法和叙述语言上比兴手法的运用等。

1. 反衬法

如在对待王女嫁给牛犊的态度上，以国人的世俗反衬王女的超俗；再如父国王庭一场，国王要对二后采用残酷、极端的惩罚手段，而王子却施之以宽厚仁慈，国王的世俗反衬了王子的高尚；另如选亲场一场，以“高良贵子”的“面目似人”却“腹中无德”，来反衬王子虽为牛犊但却内怀“贤德”等。

2. 叙述语言上的比兴法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孝顺子成佛经》还有一值得称道、在我国诗歌创作上应用非常成熟的表现手法——比兴的运用。在发配国外一场，作品描述王女父母相送的情状：“王共夫人送女出城，号啼大哭，悲哀泣泪。……百鸟悲鸣。”鸟的鸣叫无所谓悲喜，只不过是人悲而已。另在父国王庭一场，当王子历尽艰辛终于救母重逢时有描写道：“太子遥见其母，……称天大哭……尔时，云飞鸟落，树木摧折。”此情此经下的“百鸟悲鸣”、“云飞鸟落，树木摧折”所生成的意境，较之于杜甫《春望》中之“花”之“溅泪”、

“鸟”之“惊心”并无二致，经过这样的艺术处理之后，作品的感染力和震撼作用更强烈了。

所以，一部约四千字的佛经，有如许多艺术创作方法的运用，也是它有较大文学价值的明证。

综上所述，毋庸置疑，敦煌本《孝顺子成佛经》因为具备文本上的纯故事情节性，创作方法上的魔幻性，人物形象的生动鲜活性，文学表现手法上的多样性，语言上的通俗口语性等质素，可以登入富有传奇色彩的通俗叙事文学的殿堂。

四、文学成就的意义

敦煌本《孝顺子成佛经》文学成就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表现在佛经文学、敦煌文学和中国叙事文学上（限于论题，只粗陈梗概，不再展述。）。

（一）佛经文学方面

自近代以来，佛经文学的研究就由梁启超、胡适等著名学人导夫先路。近年来，佛经文学的研究更加地全面和深入，而佛经的叙事文学性也很受关注。所以，本质上是一叙事小说的敦煌本《孝顺子成佛经》的重现于世，丰富了佛经文学的大家庭。

（二）敦煌文学方面

上个世纪以来，敦煌学伴随敦煌宝藏的重现天日而常热不衰，其中敦煌文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一直以来，敦煌文学研究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敦煌诗歌词曲、敦煌变文等类型，^[6]以敦煌本《孝顺子成佛经》所承载的纯佛经文学，又是敦煌文学的一个补充。

（三）中国叙事文学方面

《孝顺子成佛经》译出前，中国叙事文学纯文学领域里的标志性成就是六朝小说，而其后是同时成熟于盛唐的唐传奇（主要为文人创作）和唐变文（通俗文学样式），两者的过渡期约三四百年。以《孝顺子成佛经》的文学特质，它在六朝小说向唐带叙事文学发展过程中，应起过一定作用，或者说，它对唐代叙事文学的发展成熟产生过一定影响。

总之，作为敦煌宝藏一分子的《孝顺子成佛经》，它一方面展示了作为一部佛经自身突出的文学成就；另一方面，它又因其文学成就和流传时代的特定性，而应佛经文学，敦煌文学和我国叙事文学史上有着一定价值。

参考文献：

[1] 黄永武.敦煌宝藏(册 109)[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578—581.

[2] 方广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题解[M]//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329.

[3] 黑格尔.美学(卷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78.

[4] 梁晓虹.从佛说孝顺子成佛经看伪疑经在汉语史中的作用[M]//佛教汉语词汇.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44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3.

[6] 周绍良.敦煌文学作品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责任编辑:常建平)

Literature Accomplishment of The Sutra of Buddha Telling the Fealty-son's Becoming Buddha by Cultivating Himself in Dunhuang Edition

SHU Jing-nan, HAO Y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Abstract: Though The Sutra of Buddha Telling the Fealty-son's Becoming Buddha by Cultivating Himself in Dunhuang edition is a sutra, it has outstanding literature accomplishment. Firstly, its plot is complicated, romantic and of drastic conflict. Secondly, there are many lively characters in it. Lastly, its outstanding literature accomplishment also exists in the using of a few producing methods while it was written. Therefore, it is not only a sutra, but a narrating literature. Accordingly, its outstanding literature accomplishment has big significance in Buddhism literature, Dunhuang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arrating literature.

Key words: Dunhuang edition; the sutra of the fealty-son's becoming Buddha; literature accomplishment

(上接第 110 页)

Thoughts on Adoption of Gregorian Calendar in China

ZHANG Qian-wu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071,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en nearly a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Gregorian calendar in China. Therefore, the scientific and simple new Chinese calendar must be formulated.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history of calendar reform in China for recent hundred years, the research on new calendar and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calendar reform in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and foreign calendars; calendar reform; 24-solar-terms calendar; Chinese scientific calendar